

舊唐書

後晉 劉 昫 等撰

舊唐書

第一 四 册
卷一七〇至卷一八三(傳)

中華書局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澈，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

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徧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

書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卽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凶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

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旣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纔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創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

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尙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爲己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參假，卽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爲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

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爲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旣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旣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

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于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厭兵，欲以罷兵爲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

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凶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

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鏐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

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闔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

聽鼓聲，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

輔政，以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

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逮，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

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鄆城爲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

既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顏、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卽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爲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創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

宣慰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韃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

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鄆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

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殿，雕飾綺煥，徙

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昇、皇甫鎛者，姦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昇、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昇、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傳。

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卽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卽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祇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初，淮、蔡旣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由度使客諷動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

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閩外之事，大

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爲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爲姦臣皇甫鏞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爲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爲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橫流，無能復振。然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

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

積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

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二，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

臣素知佞倖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儉狃，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尙在，則逆賊縱平無益。

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伋，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愷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閣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卽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

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

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敍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鳴咽，帝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

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卽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卽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卽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對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

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僮，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

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

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卽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尙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

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鞠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內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

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算。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僚，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

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讎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

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爲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爲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衙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

然逢吉之黨，巧爲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爲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旣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四），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訐度舊事以汙之也。然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

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謠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

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亙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爲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

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方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

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凶族，無故

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工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報云：『卿所請工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工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閣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

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卽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辰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

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勳，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戶。

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

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冊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寶唯賢，顧諟舊勞，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車殄寇之勳。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

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算，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尙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勳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冊命。

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冊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況累承寵命，亦爲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參樞近，竊懼無以弼諧，重此勞煩，有覲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

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爲，故因度謝

病罷相位，復出爲襄陽節度。

初，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醞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

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臥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勳，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計日支給。」又遣國

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太傅，輟朝四日，賙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草稿，其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及家事。

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銳喪氣，憚度之威稜。度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訐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讓、讓、諡、議。

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襲晉

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讓，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襄陽，奏乞讓從行。

諡，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邢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凶醜，誓以身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訐謖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

惡也，姦人徧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刃已搯胸。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枉之歎，宜聖獎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廊，復失冀方。穎、植之謀，信爲不臧。

校勘記

〔二〕怨謗如雷 「雷」字各本原作「電」，據冊府卷四〇七、全唐文卷五三七改。

〔三〕進對明辯 「對」字各本原作「退」，據冊府卷三二三改。

〔三〕五萬足 各本原作「五百萬足」，據冊府卷三二三刪「百」字。

〔四〕劉遵古 「古」字各本原作「吉」，據本書卷一六六元稹傳、卷一六七李逢吉傳改。

〔五〕何止後期 「何」字各本原無，據冊府卷三二八補。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張仲方

裴潏

張臯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

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讎。渤以散

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己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

時皇甫鎛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

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升黜，奏曰：

「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

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驕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

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

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

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賊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

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人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頽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

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

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

敬宗冲年卽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卽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絕凶人。」從之。

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

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鄂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捽既至，時已曠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

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卽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

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尙書。渤孤貞力行，操尙不苟合，而闔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

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臯，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

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邢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

會呂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出爲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諡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

古者，易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

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變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

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慚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

耗斂賦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鬻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剿絕羣生，逮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

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訐謖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

謹按諡法，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諡亦未遲。

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

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

六字以誌之。歲久剝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

及敬宗卽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于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爲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爲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爲常侍。

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贇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爲京兆尹，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爲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

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諡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

集三十卷。

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裴潏，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潏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潏上疏

諫曰：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剋積代之妖凶，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

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眞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街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

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

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

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

穆宗卽位，柳泌等誅，徵潯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柏公成私受元衡

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潞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撻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讎，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

寶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潞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

潞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誤不壽，君子以潞爲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

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尙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

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爲監察，歷侍御史。大和中，爲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

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爲司勳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

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本敕，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卽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旣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爲侍御史，鄭注邪寧入朝，款伏閣彈注云：「內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爲蘇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魑，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爲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爲李訓所怒，出爲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徵爲諫議大夫。

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爲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爲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冤，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

會昌中，爲京兆尹。大中初，爲刑部尙書。二年，檢校吏部尙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

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尙書，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爲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尙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尙書，卒。

元裕子璩，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晉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司馬。荆生漢。

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卽與瑤臺瓊室事同。」寶曆中，王政日僻，漢與同列薛廷老因入閣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爲興元從事。

文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墉，少師愈爲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錄，尤爲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

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並望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敕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尙書令是正長，尙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尙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

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郾、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

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汾州刺史〔三〕。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蹟而卒。

漢弟澹、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漢子貺，亦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爲從事。寶羣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陵戶曹。累轉忠州刺史。

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爲澧州刺史〔三〕。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

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諠。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置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

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潭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潭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論考第，仲方駁諡，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爲狂，卽有遺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蹶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注，高、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校勘記

〔一〕薛廷老 「廷」字各本原作「延」，據本書卷一五三薛存誠傳改。

〔二〕汾州 各本原作「邢州」，據新書卷七八淮陽王道玄傳、通鑑卷二四五改。

〔三〕澧州 各本原作「澧州」，據新書卷八一讓皇帝憲傳改。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

弟定 子緒綯 綯子瀉渙

牛僧孺

子蔚藂 蔚子微

蕭俛

弟傑 俛從弟倣 倣子廩

李石

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

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

刃之中，擗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

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使，仍撰哀冊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卽位之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

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污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

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鋪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

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卽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毫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

大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尙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尙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

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尙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高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

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尙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

先是，鄭注上封置榷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

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權，孰敢

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特回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卽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

從之。

先是元和十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尙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閤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史冊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尙開。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卽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回修尙書省，從之。

開成元年上巳，賜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內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諡曰文。

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卽秉筆自書曰：

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

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諡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楚端

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諡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絢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緒以蔭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絢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絢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觀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絢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

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絢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曰，同列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

絢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戶。

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絢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

其年多，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爲賊所噉。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愐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卽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卽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誠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爲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鬪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爲賊所縛，送徐州。

絢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絢爲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爲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子瀉、渙、颯。

瀉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絢輔政十年，瀉以鄭顥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

貨賄盈門，中外爲之側目。以絢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卽位，訟者不一，故絢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瀹，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瀹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

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謩故相扶之子，及瀹，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瀹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羣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絢，取捨全由於瀹。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絢罷相作鎮之日，便令瀹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

瀹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瀹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絢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爲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爲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瀹內倚鄭顥，人誰敢言？」時絢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爲興元少尹，蛻爲華陰令，改瀹詹事府司直。瀹爲衆所非，宦名不達。渙、颯俱登進士第。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

穆宗卽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

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戶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敬宗卽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羣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苦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墉，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登葺，蠹弊永除。屬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漢陽、汭川兩縣隸鄂州（二）。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吏部尙書，凡鎮江夏五年。

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爲梗。至今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我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義纔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爲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

開成初，搢紳道喪，闍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尙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

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賫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

未嘗造其門，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卽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戶。辭曰，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

武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爲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貞。

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爲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爲生還。僧孺數爲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識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襲。

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大中初，爲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爲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爲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爲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爲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

嘉之。踰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卽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黃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遁，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

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爲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爲姦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爲奏請。由是銓敍稍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

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卽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創，饘飲奉蔚。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兄循在朝，以當門戶，乞侍醫藥。」時循爲給事中，丞相許之。

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既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濬爲招討使，奏徵爲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徵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羣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爲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徵爲給事中。

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糧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徵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寢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徵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徵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爲捷在何日？」徵對曰：「臣忝侍從諫諍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餓，大臣被害。

徵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徵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裴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蟠，位至尚書郎。

蕭儼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恆，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儼，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諡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儼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

十三年，皇甫鏞用事，言於憲宗，拜儼御史中丞。儼與鏞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鏞援楚作相，二人雙薦儼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

袋。穆宗卽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

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爲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

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爲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污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

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卽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旣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

而行之。而藩籬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宋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籬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己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旣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文宗卽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燿，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囑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

俛趣尙簡潔，不以聲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貶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僇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

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

倪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倪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

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倪令弟傑奉喪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沖，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呂尚之秩，遂其疏曠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

開成二年，倪弟俶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俶曰：「蕭倪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倪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匹，便令蕭俶宣示。」倪竟不起，卒。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慎選參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俶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戶部尚書、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俛從父弟倣。

倣，父悟，恆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

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倣上疏論之曰：

臣聞玄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

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爲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爲善有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諡爲文德。且母后之論，尙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

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筌，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臯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

疏奏，帝甚嘉之。

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

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廚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廩，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待行。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遽受僞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倣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須篋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誠。」倣

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

子頤，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爲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

文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興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躡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尙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

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

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弭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爲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

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回，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韞而乘者。市人叫譟，塵坭四起。二相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

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爲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己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

度支案，益坐賊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

三年正月五日〔三〕，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尙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逼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尙書、兼平章事。

武宗卽位，就加檢校尙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爲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

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縑。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悅。楊弁乘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爲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爲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戶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

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福卽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峩冠曳組，論道於臯、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爲利回，不以夷、惠儼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爲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薦夤緣。柔附凌雲，豈曰能賢。嗚呼楚、隰，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校勘記

〔二〕汧川 各本原作「汶川」，本書卷四〇地理志云：「汧川，漢安陸縣地，後魏置汧川郡。」武德四年，分漢陽縣置汧川縣，屬沔州。」〔廿二史考異卷六〇〕云：「汶當作汧。」據改。

〔三〕三年正月五日 「三年」，各本原作「二年」，據本書卷一七下文宗紀、新書卷一三一李石傳、通鑑卷二四六改。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鄭覃

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吳汝納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爲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卽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卽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卽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

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鎮冀節度使 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

文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尙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尙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祕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爲刑部尙

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

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卽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卽可之，餘卽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

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爲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

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

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珣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

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潛。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

會昌初，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汴潁觀察等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

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

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著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不虧。繫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參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績，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

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

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

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邢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卽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卽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鐔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讎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

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祇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

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

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卽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

文宗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爲不可。旣而蘧坐賊，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卽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尙書。

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尙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

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

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倚撫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

復性許，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

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誤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

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卽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

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卽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旣行，百僚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

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言逢吉姦邪，誣撫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毫汴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尙書。武宗卽位，加檢校尙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

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六年，卒。

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濱於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卽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敕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旣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尙書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戶卒。

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爲

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鉤鞠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

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爲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卽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鞠，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獎，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

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卽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

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欲効河朔故事，理卽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祇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戶、吏二尚書。

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諡曰文懿。

李珣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珣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卽與勳臣飲宴，珣與同列上疏論之曰：

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盡，苟有所見，卽宜上陳。況爲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倘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數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尙新。雖陛下執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爲齊人，合宴內廷，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爲天下法，王言旣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鐘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繼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敕，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愼威儀，保持聖德而已。

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珣上疏論之曰：

權率救弊，起自千戈，天下無事，卽宜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爲食

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卽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

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爲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

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

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僚，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怪。」珏曰：「處厚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

其年五月，上謂宰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啓告文皇，意祇在此，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戶。

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爲戶部尚書。出爲河陽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

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大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爲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爲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閣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爲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爲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爲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爲平章事，判戶部事。

二年，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

元時御史，祇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人，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閑員，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隨其稱職與否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疏。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

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卽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敷，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以爲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

桓、靈之失道，詎可不思己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士運之衰，斯爲魍魎，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變調？

校勘記

〔二〕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 按本書卷一六五崔玄亮傳無此事。據本書卷一五五崔邠傳、新書卷一六五鄭珣瑜傳、御覽卷四五四、通鑑卷二四一「崔玄亮」當作「崔邠」。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子燁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懿公（二），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卽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

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

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

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

由是交怨愈深。

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寢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屬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昭愍皇帝童年繼曆，頗事奢靡，卽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

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數惻憫之心。萬國羣眚，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

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卽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貢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

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盤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妝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敕，

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

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

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

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鵲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鵲鵲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尙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

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鵲天馬，櫛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

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

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元和已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恆，疏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辰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

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晨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一

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纓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驂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湏，舉白浮鍾。魏叡修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飡，斯可誠懼。」

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肺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

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回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

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輦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

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卽令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

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觀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眞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銜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

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倘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眞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

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眞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

文宗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尙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

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勣、李權赫於天下。

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尙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閹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犛州於臺登城以扞蠻。

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蠻。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瘡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我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尙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

大學士。

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悔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悔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伋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曰，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敕守兵部尙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尙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

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潭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潭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

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閱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閱，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

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章有翼、拾遺令狐綯、章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卽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

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

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僚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

俄而迴紇宰相嗚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飢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

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

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點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尙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卽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乃止。

德裕又以大和五年 吐蕃 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 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

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

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

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僞。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

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

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已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恒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尙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

李訓交結至深，外託效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洛、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

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拏橫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爲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徵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卽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卽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

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倚撫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三）。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

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

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衛卜協于沙丘，爲諡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鳥；白帝尙在，而漢斷素蛇。皆兆發於先，而符應

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

乙丑歲，予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

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

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

德裕三子。燁，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毫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燁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嚴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卽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校勘記

- 〔二〕趙國忠懿公 「懿」字各本原無，據本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補。唐會要卷八〇「忠懿」作「恭懿」。
- 〔三〕明年冬……時年六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九一云：「所謂明年者，大中二年也。其下文二年當作三年，三年當作四年，年六十三當作六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煊

朱玫 王行瑜附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棕、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憺、澶王忱、棣王曄、彭王愔、信王愔、榮王愔。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爲皇太子，改名宙，尋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

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敕國子司業裴蒞攝太常博士，西內勾當。蒞通習古今禮儀，嘗爲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蒞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諡曰惠昭。

灋王懌，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灋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灋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冊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羣代灋王作讓表一章。羣奏曰：「凡事已合當之而不爲，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惊，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潭，河內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寔，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爲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爲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爲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

鄭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晉陵郡王。

嫫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漣，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

郡王。第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忱，長慶元年封。長子濤，雁門郡王。

棣王惲，大中六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勣，大中三年封。

信王誼，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榮王愔，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

薨。其子令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潭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潭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潭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錠、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潭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僞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愼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爲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尙屈彝章。潭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尙賢之志。而滿盈生患，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污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予衷，再驚羣聽。尙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愼，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爾宜寬勉。八年薨，贈封齊王。

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

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錫元良之命。

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者，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由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遽？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大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敕安王、潁王並以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冊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況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咸美，皆氣蘊冲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咸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男采，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咸美與紀王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祇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爲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咸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乚邕，以

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爲皇太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傳輔導之。時王傳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傳；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冊爲皇太子。上自卽位，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愼，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

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

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泊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己、柏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流竄。尋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愼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其年薨，敕兵部尙書王起撰哀冊文曰：

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旂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冥寞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

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訐之初，岐嶷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旣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

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不能文，方循於內。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耀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何反眞而游岱。嗚呼哀哉！

憂兢損壽，沉痾始邁，羣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問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己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兮卽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玄灞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翼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欷，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闕于泉扉，用傳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

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槿，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

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年封；益王峴、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嵒，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二〕：懿宗皇帝，餘並封王。

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冊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訥，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汝，大中八年封。

廣王灃，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並封王。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佖，咸通三年封。

威王侃，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戶。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益王暉，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餘並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爲皇太子。時駕在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諸王懼，詣建自陳，建乃延入臥內，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請歸十

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都軍士，尋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宮扈蹕。至是，並急詔散之。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並賜死于石堤谷。

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內，冊裕爲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羣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爲賊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爲天下兵馬元帥。

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弒之日，蔣玄暉於西內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爲玄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棣王祐，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禊、沂王禪、遂王禕，並與棣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禎、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襄王煊，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在寶雞，西軍逼請幸岐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元。時煊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澈率羣僚冊煊爲監國。煊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煊遣僞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冊煊爲帝，改元曰永貞（三），遙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

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于朱玫故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煊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之，煊與僞百官泣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甥日，煊爲鄜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

煚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在僞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乾符末，領邠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達同制加使相。光啓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孜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虜嗣襄王煚，與蕭遘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

時行在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見，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寇有功。光啓二年，玫冊嗣襄王煚爲僞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峯，爲李鋌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

景福中，逼朝廷加尙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磎。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次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寧二年十一月^{〔五〕}，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閹纂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褒以儲闈；付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閭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世及。大牙麟趾，雖不迫於姬周；豆什布謠，未甚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

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絕，魯、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萼其芳。

校勘記

〔二〕宣宗十一子 各本及新書十一宗諸子傳均同，惟據下文所記則有十二人，疑「一」字爲「二」字之誤。

〔三〕西內 各本原作「內西」，校勘記卷二八引張宗泰說：「內西當從他本作西內，謂在大內之西。」合鈔卷二二六德王裕傳作「西內」。據改。

〔三〕永貞 據本書卷一九下僖宗紀、新書卷八二襄王儼傳、通鑑卷二五六當作「建貞」。

〔四〕李鋌 新書卷二二四下王行瑜傳、通鑑卷二五六作「李鋌」。

〔三〕乾寧 各本原作「乾化」，據本書卷二〇上昭宗紀、新書卷二二四下王行瑜傳、通鑑卷二六〇改。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閔

楊嗣復

子授損技拭搗

楊虞卿

弟漢公 從兄汝士

汝士弟魯士

汝士子知溫 知遠 知權附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翱，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翱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

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誚。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

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裴垪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垪學士，垪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

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時翱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錢徽謫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爲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宗閔爲吏部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蟻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羣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戶。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

朕承天纘曆，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僚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尙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爲嫌。

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

開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乃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授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恕死爲幸。寶曆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興議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纖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大過。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賊，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翌日，以宗閔爲杭州

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

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珣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子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狐絢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絢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爲卒所逐，貶死。

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閨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以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

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卽位，拜戶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尙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尙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部尙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

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珣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戶。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

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珣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爲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爲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

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洵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閒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珣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洵，貪夫知勸矣。昨竇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洵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直無邪惡，所奏陸洵官，尙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珣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卽今尙在。」珣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惡則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

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

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敘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

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珣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卽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卽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

何至此。所爲若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

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宰相崔郾、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扶冊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數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眞虛難辨。」帝曰：「楊妃曾臥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譚、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

宣宗卽位，徵拜吏部尙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曰孝穆。子損、授、技、拭、搗，而授最賢。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鄆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祕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尙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

子暉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卽位，喜遊宴，不恤時事，暉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錄參軍，入爲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

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嚴不悅。會差制使鞠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蕤。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卒於鎮。

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郎。擢終兵部郎中。拭、擢並進士擢第。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游公卿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

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卽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

臣聞鳶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況北虜猶梗，西戎未

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

陛下初臨萬宇，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凝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尙疏，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睽，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聖帝明王。小臣疏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

帝深獎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

大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賓等移御史臺鞠劾。賓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逃竄。賓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怙怙。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屬於都下。」上怒，卽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搥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

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

漢公，大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爲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遁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漢公子範、籓，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從兄汝士。

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爲戶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

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

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

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馬植，扶風人。父曠。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祕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

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總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

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卽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

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大和初入朝，爲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

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俟。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珣、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工、戶二侍郎，轉左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卽位罷相，以太子賓客分司卒。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祕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

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滁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効，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鞠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案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謩諫曰：

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卽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睭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臺臺

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愼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

疏奏，帝卽日出孝本女，遷謫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尙久之。爾爲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恤髻鬢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審諤，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謫居官日淺，未當敘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謫，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

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善。謫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

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

謩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章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踰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卽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

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卽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

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謩初立朝，爲李固言、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德裕用

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卽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曰，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曰，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主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謩卽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

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尙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尙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

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

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謩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于敖甥（二）。後琮爲相，潛歷顯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頌，父霈。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大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尙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尙書。罷相，檢校刑部尙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

方鎮卒。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

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

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

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

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尙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尙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大和初，入朝爲尙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

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

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傳，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授經。旣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患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戶部、兵部尚書。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卽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相，復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

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爲刺史。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

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鷟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土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

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

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稹盪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宣宗卽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薨。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羣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懽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刑，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不韙。

贊曰：漢誅鉤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巖廊！

校勘記

〔二〕于敖 各本原作「子敖」，合鈔卷二二七魏謩傳注說：「按子敖當作于敖，潛爲敖甥，與敖子琮爲中表，故琮爲相汲引之也。」據改。

〔三〕澧州刺史 「澧州」，各本原作「澧州」，據新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改。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父從弟安潛伯父能能子彥曾慎由子胤

崔珙

兄瑄弟璿璠璵

球璵子澹

澹子遠

盧鈞

裴休

兄儔弟侏

楊收

兄發弟嚴子鉅鱗

嚴子涉注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

子潭澤

劉瞻

劉瑑

曹確畢誠

杜審權

子讓能彥林公徽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諡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

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枲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

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免。兄弟廬于父墓，手植松柏。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臯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臯薨，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

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爲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數月，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爲尙書右丞。

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

穆宗卽位，召拜尙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禮部尙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畲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遣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爲盜。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尙書，充東都留守。

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尙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尙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麪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

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愼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字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再歷方

鎮，入朝爲工部尙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尙書。

初，愼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愼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瑒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愼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摺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參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尙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

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尙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弟安潛。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

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諡曰貞孝。子柅、蟻。柅，景福中爲起居郎。蟻爲右拾遺。柅累官至尙書。

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卽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

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羣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

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悅、崔蘊、溫廷皓、韋廷乂，並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

愼由子胤。

胤字昌遐，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結藩帥。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

彥若、王搏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

三年，李茂貞犯京師，胤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磎之枉，懲昭緯之前愆，罷胤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搏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撫王搏交結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搏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

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戡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

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

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

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觀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

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

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

惇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尙。朕採於羣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眄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招呼之際。令狐渙、姦、織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

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臥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烟塵漲天，千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覩此阡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孰測苞藏，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

殷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尙書。

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

及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卽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

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羣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贇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旣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

詔命，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胤所悅者闔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

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爲汴軍所殺。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頤，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頤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

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尙書郎。大和初，累

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瑄平亂。褒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眞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瑄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

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用舉節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

珙，瑄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

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

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澆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拊撫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卽位，以赦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

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己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

旆右輔，爲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大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珙弟璿、璵、璥、球、珣。

璿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

璵，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璵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人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子澹。

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

遠，龍紀元年登進士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

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

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盛族，時推甲等。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

使，己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構。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

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路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路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

大中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燿，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羣僚。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

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綯弄權。綯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太師，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栗錚誘山越爲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侅，皆登進士第。

休志操堅正，童龀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尙書郎歷典數郡。

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

大索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洛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爲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

休性寬惠，爲官不尚皁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干臯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

休字冠識，亦登進士第。休子岐。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虛，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錄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

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

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實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諡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

今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

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黷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

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旣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諡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諡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

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

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

改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爲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爲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爲常州刺史，卒官。

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

收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潯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

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卽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卽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贏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悰領度支，以收爲巡官。悰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悰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卽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爲參佐，悰卽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悰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

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旣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爲觀察支使。入爲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爲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悰、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

收以交趾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爲背己，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九年

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得死爲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

臣叡畝下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污清資。聖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憊，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歿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

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侃、常潁、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收子鑒、鉅、鱗，皆登進士第。

鉅，乾寧初以尙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

鱗，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尙書郎。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

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卽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寢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

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輝王繼曆，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

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事，保衡竟得罪賜死。弟保父，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部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曆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爲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

羣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穆宗初卽位，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爲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羣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苟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

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間，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尙公主，素惡巖爲人。保衡作相，罷巖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荊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

嶽歷兩郡刺史，入爲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尙書右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卽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饑饉，軍儲不備，蠻陷嘉州，蜀川大擾。尋移孜爲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

九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

河中晉絳懿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算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窘竭，冤流闔境，寇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瑄，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微障初安，瘡痍復釁。數尋事實，果驗根由。旣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未幾卒。

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大中初進士擢第〔三〕。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

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至如錢鏐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

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己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

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囚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僚，同深懇激。

帝閱疏大怒，卽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尙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謩、兵部員外張顏、刑部員外崔彥融、御史中丞孫瑄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

劉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燭。瑑，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尙書郎、知制誥，正

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瑒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禮部尙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弟頊，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

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

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

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卽位，崔彥昭奏逐之，死於嶺表。

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廂助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尙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尙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尙書。構弟栩，鄂王府司馬，生

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尙書杜悰鎮許昌，辟爲從事。悰領度支，誠爲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誠爲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爲東蜀節度。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爲磁州刺史。宣宗卽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期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

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卽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卽用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尙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期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尙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

其年，入爲戶部尙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尙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尙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尙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

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顏、知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

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尙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卽位，召拜吏部尙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

時徐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犄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眞白璧。冲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絕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溫茂繕性。儉不逼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尙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爲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

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諡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微。

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爲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

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

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協所毀，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時朱攷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殆絕。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戶，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戶。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戶。

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變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卽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爲重任，方屬元臣。況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廈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眞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

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閭，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寶爲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衄，尋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爲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案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剗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

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羣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爲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卽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與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褻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

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盤屋。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卽日貶爲雷州司戶。茂貞在臨臯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光父、曉，以父枉橫，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

彥林、弘微，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光化中累官至尙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天祐初，爲御史中丞。

弘微，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尙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實無其比，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

朝廷用兵誅劉稹，澤路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

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梟首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

從之。三復未幾病卒。

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

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爲團練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尙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

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卽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訐謗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旣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倘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桀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

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累加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卽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

帝爲之惻然。

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病不應，俱爲賊所害。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章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爲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

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頤之後，實富名流。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己飭躬，此爲深誠！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爲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校勘記

〔一〕以父憂免 「父憂」，新書卷一一四崔融傳作「母喪」。校勘記卷五九引張宗泰說：「上文既言少孤，則此句父憂二字當依新書作母喪。」

〔二〕澧州刺史 「澧」字各本原作「禮」，據本書卷四〇地理志、合鈔卷二二八崔珙傳改。

〔三〕大中 聞本作「太中」，餘各本作「太和」。校勘記卷五九說：「張本太和作大中，云下文云咸通升朝，大中與咸通時代相接。本作太和，未免相隔過遠。」據改。

〔四〕宣宗 各本原作「懿宗」，據新書卷一八三畢誠傳、通鑑卷二四九改。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趙隱

弟鷟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張昺

子文蔚 濟美 貽憲

李蔚

子渥 洵澤

崔彥昭

鄭畋

子凝績

盧攜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爲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爲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爲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

存約，大和三年爲興元從事。是時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爲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遁，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客。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卽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

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累爲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守、尙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戶。

隱性仁孝，與弟鶯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旣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尙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爲太常卿，轉吏部尙書，累加尙書左僕射。廣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鶯，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卒。

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爲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爲吏部侍郎，復爲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

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爲宰輔。

張楊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楊，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楊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楊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楊方奉母，家貧，

適得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楊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朝，琮爲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楊爲司勳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爲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爲韋保衡所構譴逐，楊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楊量移入朝，爲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爲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落籍，爲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爲陝統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

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轉尙書右丞。

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爲贊唄。以旃檀爲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上疏諫曰：

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苻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略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

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于綴飾，瓊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況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

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

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隴，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爲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萊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買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

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

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縉流，妙崇佛事，其爲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渺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展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

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爲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東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邢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爲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綰，從兄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

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

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鈴之術。自臨并部，隱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

僖宗卽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爲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

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誠曰：

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愧，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眞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敘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尙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

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爲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宮，授亞正議大夫，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

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爲從事。入朝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撫畋舊事覆奏，

不放入省，旼復出爲從事。五年，入爲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爲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

旼以久罹擯棄，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星霜，厭外府之罽毼，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閣內對敷，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軫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爲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

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攷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

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旼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旼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旣冠禁庭，當爲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

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爲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歷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爲介冑，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沉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

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醫工宗族罷相，出爲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爲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爲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旣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爲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歎唾之惠，誰思蔑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僞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

僖宗卽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駕行，愈洽人望。旣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瑒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尙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瑒，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

壁自固。天子始思敗前言，二人俱徵還，拜敗禮部尚書。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敗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敗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澀，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敗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

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敗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敗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敗以銳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既晡矣，敗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敗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卽授敗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汴京師後，衆無所歸，敗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敗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

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

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亭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卽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尙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

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己，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浚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弈棋。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旣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

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

○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卽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背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

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

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

乞解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叟子給事中凝績爲隴州刺史，詔侍叟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

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叟會兵時，茂貞爲博野軍小校在奉天，叟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叟獎待之恩，上表論之曰：

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叟，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羣鷗嘯聚，萬蜩鋒攢，蒼黃而玉輅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叟衝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劍戟於罇前，練貔貅於閩外。坎牲誓衆，鼙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維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竈，伐鼓揚旌，四凶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仕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諡，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諡曰文昭。

叟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爲員

外郎，爲鄭薰不放省上，旼不以爲憾。及旼作相，薰子爲郎，旼特獎拔爲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爲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

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尙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瑋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旼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爲太子賓客分司。

六年，高駢大將張麟頻破賊。攜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爲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

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以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爲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溫季修，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麟被殺，而許州逐帥，澠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爲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

子晏，天祐初爲河南縣尉，爲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爲秦滅，始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爲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

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

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爲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奏爲參佐。時宣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尙主言，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瑒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污禁巒。瑒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卽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爲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爲姦，多有指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尤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徽爲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

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

於崖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徵示以足折口瘡，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徵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尙書。將赴行在，尋詔徵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徵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尙書右僕射。

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爲一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

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內置，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沉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旣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

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

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爲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

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爲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間，版戶稍葺，東內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曰：「作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時，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鬱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宮之儉，更凝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閣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爲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

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徽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戶。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僞。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煜僞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煜將僭號，逼內外臣僚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

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宮，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尚強，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爲姦蠹，有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曆，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諡曰貞。子三人：椿、樛、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法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吳終慚失策。彼之賢俊，未

免悔尤。況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絕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據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趙以鼎職奉親，天倫並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枉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劍山。

校勘記

〔一〕河東軍亂 「河東」，各本原作「河南」，據本書卷一九下僖宗本紀改。

〔二〕乾符末 按乾符共六年，下文有「四年」，此處不應爲「乾符末」，疑有誤。

〔三〕時宣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尙主 「宣宗」，各本原作「懿宗」，新書卷一八五王徽傳作「宣宗」。按王徽於宣宗大中十一年進士及第，十二年正月劉瑑同平章事，五月瑑卒，則徽見瑑乞免尙主，當在宣宗時。據改。

〔四〕乾封初 乾封爲高宗年號，徽爲大中、大順間人，大中後有咸通、乾符、廣明等年號，疑此「乾封」爲「乾符」之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蕭遘

弟遽

孔緯

子崇弼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紫

劉崇望

兄崇龜

弟崇魯

崇謨

徐彥若

父商

弟彥樞

子綰

陸辰

柳璨

弟瑊瑒

蕭遘，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寅，咸通中宰相。寅生遘，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爲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皆薄之。遘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倚遘之失，貶爲播州司馬。途經三峽，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遘心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卽所覩之神人也。保

衡誅，以禮部員外郎徵還，轉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

黃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

遘少負大節，以經濟爲己任，泊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啓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爲徐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讎行酖，溥收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卽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遘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酖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勳壞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

時田令孜專總禁軍，公卿僚庶，無不候其顏色，唯遘以道自處，未嘗屈降。是年冬，令

致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致請率禁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致生事，離間方面。遘素惡令致，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致聞玫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致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訴于遘曰：「主上六年奔波，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戰之效，將勤王之功業，爲敕使之寵榮，而更志在亂邦，與國生事，召戎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不蒙見信，翻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闔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遘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致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無行意，令致陳兵帳下，列卒階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捨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玫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遘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

霍光之賢，尙貽後悔。古人云：『勿爲福始，勿爲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致退而宣言曰：「我冊簡王子爲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遘爲冊文。遘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爲之，孜孜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遘爲相，署遘太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

遘在相位五年，累兼尙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遘不協，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遘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遘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遘爲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爲僞煊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弟蘧，時爲永樂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祕書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

也。祖弒，位終禮部尙書，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

緯少孤，依諸父溫裕、溫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愼由鎮梓州，辟爲從事。又從崔鉉爲揚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愼由鎮華州、河中，緯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爲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爲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讎。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

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尙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

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邢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整屋，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

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整屋剝剝之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

卽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觀羣公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闡，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徵緯之言幾危矣。

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部尙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

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

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

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

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爲招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爲便，語在濬傳。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

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尙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

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疏。況比疴羸，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

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燠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僚。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粗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僚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

孔氏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彌，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

昭宗卽位，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爲行營招討。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羣侯相噬，禍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爲右僕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爲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與李谿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谿之爲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論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復命谿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邢州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曾兼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鉉曾爲行瑜從事，朝廷每降

制敕不便於昭緯者，卽令鋌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卽表章不遜。至是李谿入拜，昭緯謂鋌曰：「前時尙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姦纖，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優詔曉諭，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谿之姦邪，請加譴逐。制敕未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瓊，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

後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

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愼處身，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鋌之險巇，連行瑜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章昭

度、李谿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檀瑜敗滅，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於藩閫，潛請薦論，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姦邪既露，情狀難容。尙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愆咎，唯謗朝廷。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

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斬之。

兄昭符，仕至禮部尙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鐔，官卑，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擯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爲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爲太常博士，累轉度支員外郎。

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

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受僞命，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齎詔宣諭，而侮慢詔使。旣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旣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

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卽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卽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上由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內外逼於強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

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斷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卽目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

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 孫揆副之，仍授揆 昭義節度使，華州 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邢、寧、鄆、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爲賊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憤惋，爲陛下除其僭逼。」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使錢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

時汴、華、邢、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潞州。至潞，並爲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邢、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慈、隰等州。三。 濬狼狽由含山踰王屋，出河清，圯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盡。李克用上章論訴曰：

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錄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冤誠憤，頓首頓首。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

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撓亂乾坤。悞陛下中興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

況臣父子二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伐之爲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服，強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竊議，爲臣怨嗟，固非中興之術也。

且陛下阡危之秋，則獎臣爲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立事如臣者衆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軍，以禮退舍。匡威淺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內外吠聲一發，短謀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況命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倘臣延期挺命，尙固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弄邦典，陛下凝旒端宸，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徵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闥，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

然後束身司敗，甘處憲章。

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制曰：

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爲先，拓境開疆爲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爭之，五將尋罷。果致中興，號爲賢輔。況朕承天厭兵戈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臯、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倚注。

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戶、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以盛名，稱爲奇士，由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詭之詢謀，起無名之兵革。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論，勢莫能奪。輕葛亮渭濱之役，裴度淮右之行。經歷寒暄，耗費百萬。虛誕彰于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蔑聞，燎原愈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勤王奉國之軍，懷歸本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藩屏之仇讎。欲使海內生靈，竭其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爲丘墟。潛生厲階，欲誰歸咎？於戲！徵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爾當何道？尙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廉鎮劇權，武昌善地，宜罷樞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可檢

校戶部尙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

尋貶連州刺史，馳驛發遣。行至藍田關不行，留華州依韓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

乾寧二年，三鎮殺章昭度，帝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爲兵部尙書，又領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華州，罷濬使務，守尙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爲謀主。事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懼濬搆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

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謀。」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汝自圖之，勿以吾爲累，冀存後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用爲宰相。中興平蜀，任圜攜格而還。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濬第三子竄於楊行密。

自乾寧之後，賊臣內侮，王室寢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奇材以爲相。然採於羣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爲時嗤誚。

朱朴者，乾寧中爲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卽日拜諫議大夫、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事敗，俱爲韓建所殺。

鄭緊者，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緊移黃巢文牒，請不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有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行密爲刺史，送所寄於京師還緊。

緊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王徽爲御史大夫，奏緊爲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爲中書舍人。緊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

緊卽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議以緊匡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

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緊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緊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緊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詖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緊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遂爲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輔太宗起義晉陽，官至戶部尙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烟閣。政會生玄意，尙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獲嘉令。慎知生娶，仕至東阿令。娶生藻，位終祕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終蔡州刺史，生

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謩最知名。

崇龜，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崇龜爲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

崇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參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旨，以崇望爲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

昭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同列張濬畫策討太

源，崇望以爲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

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嘉門。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俟門開卽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卽遁去，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略也。尋加左僕射。

時溥與朱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三鎮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昭州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尙書。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部尙書，乃改崇望兵部尙書。

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東川，以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爲兵部尙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冊贈司空。

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爲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掌書記。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爲相，翰林學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邪、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權歸於己，昭宗師李谿爲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乃私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曰：「朝廷雖乏賢，不可用纖人爲宰輔。谿比依復恭、重遂居內職。前日杜太尉狼籍，爲朝廷深恥。今則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轍乎？」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冤，其詞詆毀，所不忍聞。明年春，復命谿爲平章事。昭緯召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谿。其年，太原誅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悲，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兒。」

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爲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

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爲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子、食邑五百戶。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

彥若，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卽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彥若在己上，欲事權萃於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

弟彥樞，位至太常少卿。

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戶部、兵部二郎中。

陸展字祥文，本名允迪，吳郡人。徙家于陝，今爲陝州人。曾祖灋，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使。父鄩，陝州法曹參軍。展，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爲巡官。明年，宰相孔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冬，召授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柳玭奏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屯田員外郎，賜緋。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朝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

展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展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三百戶。三年正月，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卽無斯例。展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展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

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展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復授展工部尙書。八月，轉兵部尙書，從昭宗自華還宮。

明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戶部尙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尙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展奏曰：「鳳翔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未與之絕。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展沂王傅，分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授吏部尙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遷洛。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璨，後爲緱氏令。

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饒直，無緣飾。宗人璧、玘，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薨深重之。薨爲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爲十卷，號柳氏

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賤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

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爲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旣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卽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

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卽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載路。傷害旣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

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尙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使。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李汾之氣紛如，仁義之徒殆盡。狐鳴鴟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珉、逖；奮挺揭竿之類，唯効敦、玄。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于問鼎。加以囂浮士子，闖茸鯁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胤、璨剝廬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繁、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蝨生，厲既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臨衰運？

贊曰：蕭召朱玫，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蠹，自潰於中。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校勘記

〔二〕四代孫 合鈔卷二三〇蕭遵傳注說：「按下文，當作五代孫。」

〔三〕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 各本「朝服」上原有「例」字，據冊府卷三三六刪。

〔三〕存孝進收晉絳慈隰等州 「慈」字殘宋本、殿本、懼盈齋本作「礲」，局本作「磁」。按礲州屬河北

道，此處與絳、隰等州相鄰者則爲河東道之慈州。新書卷一八五張潛傳作「慈州」，據改。

〔四〕河清 各本原作「清河」，新書卷一八五張潛傳作「河清」。張森楷說：「河清是河南府屬縣，爲潛馬奔衝道。」據改。

〔五〕王搏 各本原作「王溥」，據新書卷九〇劉政會傳改。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附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籌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爲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略，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

寶曆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疏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

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疋，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穀，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寶曆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滄景，策勳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四年，奚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爲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冊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

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

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迴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捶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不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

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錄其功，屈法不問。

楊志誠，大和五年爲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爲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

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遙領節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僉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繫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

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所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轡，皆繡飾鸞

鳳日月之形，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

初，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遙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爲偏將陳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雄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而行泰又爲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仲武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是游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款，因而拔用，卽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遙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俄而迴鶻擾邊。

時迴鶻有特勤那頡、啜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

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厨幕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腫、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謀。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爲之文，其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颺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雁門之北，羌戎雜處，澶澶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沉機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

恢弘遠略，終取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鋒，亭徼弢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仲武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諡曰莊。

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爲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巢犯闕，公卿恃其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尙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臯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

冬，又加特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冊贈太尉，諡曰忠烈。

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

簡眞，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升朝籍，或爲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卽時出奔，遂立爲帥。朝廷尋授旌節，累加至中書門下平章事。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可舉，本迴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茂勳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勳

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而殺之，聲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民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卽降符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

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遂遣使搆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旣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

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爲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爲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

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鐸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鐸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鐸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爲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奉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鐸以匡威再來援己，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匡威爲鐸城郭繕甲，指陳方略，視鐸如子。每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爲。會鐸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鐸入牙城。鐸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鐸僕墨君和亂中扶鐸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

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強以報恥。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二月，敗燕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爲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封，不過千乘，所以強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遙，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尋爲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

校勘記

〔二〕特勤 〔特〕字各本原作〔將〕，據新書卷二二二張仲武傳改。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子弘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禎

子從訓

羅弘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爲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爲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錄功，超授憲誠兼中丞。

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爲王廷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冤。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

情囂然。憲誠爲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卽擁而歸魏，共立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湊並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

尋遣司門郎中章文恪宣慰。時李齊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齊節鉞，仍於黎陽檣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齊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卽位，進秩司空。

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爲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剴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示出師共討同捷。及滄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冊贈太尉。

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爲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

愬奇之，令攝府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爲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爲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卽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

至司徒、平章事卒。

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爲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爲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卽降詔遙領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

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尙書。允忠卒，卽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其僞命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強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洛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晟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所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尙書。彥禎少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爲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尙書，知魏博留後。俄加戶部尙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冊拜司徒。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

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

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入臥內，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爲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珣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珣，推羅弘信爲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州軍校。弘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光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珣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弘信爲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珣，軍人聚呼曰：「孰願爲

節度使者？」弘信卽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尙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寧中，朱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兗，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答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爲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威。

威字端己。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

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兇戾者，強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

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 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興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卽假全忠帳下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遲明殺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爲讎敵，累月平之。威仕梁

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諡曰貞壯。

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咏，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爲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爲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強地廣，合從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樂，世數盛衰。足以爲鑒，念茲在茲。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榮

子珂

王處存

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駉

畢師鐸

秦彥

時溥

朱瑄

弟瑾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震軍中。廣明初，重榮爲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倘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旣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其

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

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溫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 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倘得李鴈門爲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榷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爲定州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爲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孜尤懼，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

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爲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爲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

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重盈子珙，時爲陝帥，瑤爲絳州刺史。珂卽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由是爭爲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吾兄弟，予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瑤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斬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爲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供軍糧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珙，自稱留後。

光化末，朱溫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立之際，京師俶擾，崔胤潛乞師於汴，

以圖反正。溫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卽開門降，溫令別將何細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急於太原。晉、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卽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敵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敵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敵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

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圯，凌澌梗塞，舟楫難濟。珂族機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臂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夫鴟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爲款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卽登城。

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卽日退舍。

三月，朱溫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溫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歔，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後溫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爲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校刑部尙書、義武軍節度使。

明年，黃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卽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

師。

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尙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翌日，賊偵知，自灊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

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旣突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城破賊，克用爲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

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幽、鎮兩藩，兵甲彊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恆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肅。

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郃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郃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爲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郃委城攜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及郃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敵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脩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於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爲伍伯，爲令所笞，乃棄役，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爲徐卒，累軍功至小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羣歸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爲招討使，討沙陀於雲州，表爽爲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

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棄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晸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珣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三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說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爲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爲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

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爽雖起羣盜，旣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光啓二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

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尙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

南詔蠻寇嵩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咸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登之以塼甃，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尙書右僕射、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

時草賊王仙芝陷荊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衆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

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繼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

廣明元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采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

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

其年多，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沒，盧攜死，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雒雒於揚州廨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卽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襁雒雒之異也。

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襁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

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己。只如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卽爲己有。縱然遣使徵得，敕旨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略無阻礙，卽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黃西出，內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

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況自崔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卽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爲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爲宗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克復宮闕，莫尙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

詔報駢曰：

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景鐘，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

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略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尙守。次則汝陽之日，政聲洽平。洎臨成都，奢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即渡江。自到廣陵，併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勳，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吝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員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託賴，豈愧神明？

自黃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水，能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既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賞，貴表優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卿舉諸條，粗申報復。

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汝上，超領劍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益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

乎？

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璠，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璠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仙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慙。都統既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污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既知曆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拗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況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洎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汝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尋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

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眞同浪語。

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違安。「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

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況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安得平欺？卿尙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

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鬻相射義者。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尙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聲，尋則功成鐘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勳？

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

道之災，豈獨往日」者。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尙樂唐德。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宇縣。自知運曆，必保延洪。況巡省已來，禎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內，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闡，並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軹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

卿又云：「賢才在野，憮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尙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

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

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煜僭號，僞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

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

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爲廣陵帥。旣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院，秦彥供給甚

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說謂之曰：「予三朝爲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目弛於防禁，願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授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

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爲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鄭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爲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

善騎射，其徒目爲「鶴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繼之効也，頗寵待之。

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爲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爲用之所奪。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爲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呂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吾此舉，卽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僞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卽割臂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守一、殷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真、倪詳、遼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四月，趨廣陵，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

耳。」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克，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誤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卽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來耶！」卽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鏐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爲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卽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卽日城陷。呂用之由參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卽日署爲節度副使，漢璋、神劍皆署職事。

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爲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爲上策。若秦彥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爲節度使，署師鐸爲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

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以爲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隸徐軍。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勅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滂爲觀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爲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錙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爲帥。

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鬪，爲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

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爲上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爲所殺。

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旣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

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尙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

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尙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爲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

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鄴，以兵濟河收鄴。全晟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鄆、汴。朱全忠爲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修好，僞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民爲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沒。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爲尼。

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爲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兗，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爲別將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爲壽州刺史，大敗汴軍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謀亂，爲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興臺，誠悲枉橫。高駢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籍。後來勲德，可誠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卽爲盜闕。乾坤盪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爲涕洟。

校勘記

〔一〕復於莊宗 合鈔卷二三三王處存傳「復」下有「仕」字。

〔二〕賊陷京師 新書卷一八七諸葛爽傳作「黃巢犯京師」。按本傳下文云「潼關不守，車駕出幸」，據本書卷一九下僖宗紀及卷二〇〇下黃巢傳俱云黃巢先克潼關，後「陷京師」。是潼關未克前，黃巢不得「陷京師」，「陷」字疑誤。

〔三〕講信修好 舊唐書補校說：「講信疑驃信之誤。」

〔四〕暨工 校勘記卷六〇：「暨字疑醫字之誤。」冊府卷九二二云：「有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者，皆江、吳醫祝之輩。」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姪懷貞 族弟孝謹 孝謹子希瑊 希球 希瓘

希瓘從父弟維鑒 長孫敞 從父弟操 趙持滿附 武承嗣 子延秀

從父弟三思 三思子崇訓 從祖弟懿宗 攸暨 攸暨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攸緒

薛懷義附 韋溫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澈 弟湊 竇覲 柳晟

王子顏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玩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敗，亦由

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勳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竇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爲外戚傳，以存鑒誠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爲鄆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章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

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滄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柏壁糧道，割河東地以陷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爲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迺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尙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爲西平郡守。德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壻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

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

弟德玄，高宗時爲左相。德玄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曆中爲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

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爲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時人或以「國翁」呼之，初無慚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

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

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爲之語曰：「寶僕射前爲韋氏國簪，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謚。

孝謚，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后呪詛不道，孝謚左遷羅州司馬而卒。

子希城、希球、希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謚太尉、邢國公，希城襲爵。玄宗卽位，加贈孝謚太保，希城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幽國公，尋卒。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謚曰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琬，初爲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琬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琬子鏐，又尙玄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爲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琬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琬坐信其詭說，

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鉅萬。

瑰從父弟維鑒，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鑒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爲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爲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洛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諡尙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

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安。

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卽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嶺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爲款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護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士護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護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贈士護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護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

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

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驥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既年少色美，悉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古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尙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行，又嘗爲敏之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

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召還，拜尙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祕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驥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尙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尙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

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史事。

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爲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爲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爲梁憲王，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爲王，諸姑姊爲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尙書三思爲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尙乘直長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恆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

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于今冤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爲次當爲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爲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諡曰宣。

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爲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爲繼魏王。

中宗卽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表曰：

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

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勸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

極。于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忭，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曆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

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

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

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

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

朕嘗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略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三才聿興，驪連栗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略，未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曆，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曆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

比者別宗撫曆，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爲慈母，於士庶卽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興妖，琅邪構逆，災連七國，釁結三監，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蓋爲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不緒。作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爲王，況朕以累聖開基，豈可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告凶豎，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功

難勸。

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內郡王懿宗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爲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爲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攸宜爲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爲鄆國公，繼魏王延義爲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爲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爲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爲咸安郡公。

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尙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土護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爲太原王妃。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閻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爲妻。旣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壻，卽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尙公主。

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恆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卽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卓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爲悖逆庶人。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尙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尙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尙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內

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

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興泰宮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衆，百姓怨之。

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己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

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爲外職。三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遞相引致，干黷

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二）、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

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諡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尙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鄴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

三司，追贈魯王，諡曰忠。

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爲蜀王，懿宗封爲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

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何，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轉懷州刺史，尋卒。

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爲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

兄攸寧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爲右衛中郎將，尙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公主加五十戶〔三〕。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曆初加至三千戶。

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

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

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啓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勳，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

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興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廬，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斂不盡。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

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

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尙，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箕穎，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曆，重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宇，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驛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蘼、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閭闔，若在汾陽。

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

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卽位，

又降敕曰：「頃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姦惡伏誅，今得宗社父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師。

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修故白馬寺，懷義自護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

充使督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欄，千人齊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

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父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晚，見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

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卽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踰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

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薛師所構，下獄，免官。

後有御醫沈南瑋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北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爲普州參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玄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

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玄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

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尙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卽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蘗栽，誠可惜也。渙汗旣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沖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

尋又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甯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鄴王，謚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爲吏部尙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

溫，神龍中累遷禮部尙書，封魯國公。弟潛，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后妹夫陸頌爲國子祭酒，馮太和爲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潛子捷，尙成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尙定安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旣居榮要，燠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潛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

崩，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卽位，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卽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既發，上於望春亭遙望之，令張說爲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

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尙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吳澈，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三〕，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澈時爲盛王府錄事參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澈雖居戚屬，恭遜謙和，人皆重之。

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効順。宜擇大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憚其行。澈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悅。澈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卽日齋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澈於客省，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一子五品正員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給弟湊。

湊，寶曆中與兄澈同日開府〔四〕，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弟三品，固辭太

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王宅使（五）。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

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由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

大曆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於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

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皋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賈，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爲「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爲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撥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驢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

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摘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啓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爲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

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

湊於德宗爲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事，奉職有方故也。

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爲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待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寶觀，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觀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觀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戶部侍郎。觀無他才伎，爲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寶參，觀再從姪，參少依觀，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貳卿之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卽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密啓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爲朱泚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爲僧，間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尙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爲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諂眞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天寶七載，

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

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子顏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志〕，明於自然。

校勘記

〔二〕吳陵 各本原作「吳陵」，據新書卷二〇六武承嗣傳、唐會要卷二一改。

〔三〕公主加五十戶 新書卷八三太平公主傳作「而主（指太平公主）獨加戶五十」，合鈔卷二三七武承嗣傳「公主」上有「長」字。

〔三〕寶曆二年 按「寶曆」是敬宗年號，新書卷一九三吳澈傳有「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云，此處敍代宗時事，疑「寶曆」爲「寶應」之誤。

〔四〕寶曆中與兄澈同日開府 據上文，吳澈拜開府儀同三司當在代宗寶應年間，則此處之「寶曆」亦當爲「寶應」之誤。

〔五〕充十王宅使 「十王宅」，各本原作「十宅王」，據冊府卷三〇五改。

〔六〕武之惟良 按惟良爲攸緒之父，此處指攸緒，疑史文有誤。

